

聖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一

神二十一

蕭曠

史遂

田布

進士崔生

張偃

裴氏子

常騶

蕭曠

大和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憇于雙美亭時
 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至夜半調甚苦俄聞洛
 水之上有長嘆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
 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
 邪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即甄皇后謝世陳思王
 遇洛濱遂為感甄賦後竟事之不正改為洛
 神賦妃有之乎女曰妾即甄后為慕陳思王

之才調 而幽死後精魂遇王洛水之上叙其

寃抑因感 竟事不典易其題乃不繆矣俄有

雙鬟持 而至謂曠曰妾為袁家新婦時性

好鼓琴每彈至悲 二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

君琴韻清雅願一 曠即為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款

歎曰真蔡中郎之儔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真

體物溜澆為梁昭明精選尔女微笑曰狀妾之舉止云

翩若驚鴻婉若游龍無踈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今何

在女曰見為遮須國曠曰何為遮須國女曰劉聰子死

而復生語其父 告某云遮須國久無主待汝父

來作主即此國是 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

至矣神女曰洛浦龍 女善織綃于水府適令召

之尔曠因語織綃曰近日 或傳柳敦靈姻之事有

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尔餘皆謬詞不可惑也曠曰或

聞龍畏鍊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鍊石金玉盡可透

達何獨畏鍊乎畏者蛟螭輩也曠曰雷氏子佩豐城劍

至延平津躍入水化為龍有之乎女曰妾聞龍木類劍

乃金金既尅木而不相生焉能变化豈同在入水為蛤

雉入水為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不

能自沉于泉信其下搜劍不獲乃妄言為龍且雷煥乃

言化去張司 但言終合未聞為龍夫劍雖靈異乃人

之鼓鑄鍛煉非自言之物是知終不能為龍明矣曠又

曰梭化為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木变化歸本又何

怪也曠又曰龍之变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

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引重負遠故為馬醫愈其疾者萬餘匹上天降鑒化其疾于龍脣吻間欲驗師皇之能否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真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食飲沆瀣若食燕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尔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則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于洞穴鱗甲間聚其沙塵或有鳥銜木實遺棄其上乃甲折生樹至于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軀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胎若未凝結如物在恍惚精神杳冥當此之時雖百骸五軀盡可入芥子之內隨其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

矣曠又曰龍之修道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而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墜且當修之時氣爽而有物出焉即

老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于幽

敢帖露恐

為上天謫謫尔神女遂命左右傳觴叙

眠洽蘭

艷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冥懷曠曰遇二仙娥于此真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鷄鳴神女乃留詩曰玉筋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烟消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歎蕭郎盡酒壺愁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真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艷間天挑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

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買之非萬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養真妾當為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无所睹矣後曠保其珠綃多游嵩岳友人嘗過之備寫其事今遁世不復見焉

出傳

史遂

會昌中小黃門史遂因疾退于家一日忽召所親自言初得疾時見一黃衣人執文牒曰陰司錄君二鬼對事量留一鬼主身不竟隨去出通化門東南入荒徑渡灞漣陟藍田山山上約行數十里忽見一騎執黑幡云太一登殿已久罪人畢錄尔何遲也督之而去至一城甲

士翼門直北至一宮宮門守衛甚嚴有赤衣吏引使者同入蕭屏間有一吏自內出曰受教受教使者鞠躬受命宣曰史遂前世括蒼山主錄大夫侍者始則恭恪中間廢惰謫官黃門冀其省悟今大夫復位侍者宜遷付所司隹法遂領就一院見一人白鬚髮紫衣左右十數列侍拜訖仰視乃少傅白居易也遂元和初為翰林小吏因問曰少傅何為至此白怡然曰侍者憶前事耶俄如睡寤神氣頓如舊諸黃門聞其疾愈競訪之是夕居易薨于洛中臨終所謂親曰昔逢萊與帝謂武有閻浮之因帝于閻浮為麟德之別言畢而逝人莫曉也較其日月當捐館之特乃上宴麟德殿也

出國史補

田布

唐相唐鉉鎮淮南盧耽罷浙西張澤罷常州俱經維揚
謂鉉鉉因暇日與二客方奕吏報女巫與故魏博節度
使田布偕至泊逆旅某亭者鉉甚異之復曰顯驗與他
巫異請改舍于都候之解鉉趣召巫者至乃與神至拜
曰謝相公鉉曰何謝神荅曰布有不肖子黷貨無厭郡
事不治當犯大辟賴公陰德免焉使布之家廟血食不
絕者公之恩也鉉矍然曰異哉鉉為相日夏州節度奏
銀州刺史田鐵犯贓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
赫怒曰贓自別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盜以甲資敵非
反而何命中書以法論將赤其族翌日鉉從容言于上
曰鐵贓罪自有憲章然自弘正之孫田布之子弘正首
以河朔入覲奉吏負布亦成父之命繼以忠孝伏劔而

死今若行法以警邊圉未若因事弘貸激勸忠烈上意
乃解止黜授遠郡司馬而鉉未嘗一出口于親戚私昵
已將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索服而見焉
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柰何區區為愚婦人所使乎神
曰布嘗負如姬八十萬錢今方忍耻償之鉉與二客及
監軍使以下共償其錢神乃辞去因言事不驗

出李琪傳

進士崔生

進士崔生自閔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
路無人行唯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幟
戈甲二百許人若方鎮者生映樹自匿既過乃行不三
二里前之導從復回乃徐行隨之有步健押茶噐行甚
遲生因問為誰曰岳神迎天官崔侍御也秀才方應舉

何不一謁以卜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達步健許慎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步健約生伺之于門側入良久出口白侍御矣遂引相見甚喜遂巡岳神至立語便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鼓樂極盛頃之張樂飲酒崔臨赴宴約教侍者祇侍于生供以湯茶所湏情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行周覽覺出門忽見其表丈握手語舊顏色憔悴衣服縑縷生問曰丈人久辭人間何得至此荅云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作敷水橋神倦于送迎而窘于衣食窮困之狀殆不可濟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投誠若得南山觜神即粗免飢窮此後遷轉得居天秩矣生辭以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為道之侍御尋亦罷宴而

歸謂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可予少頃公事亦畢即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觜神似人間選補極是清資敷水橋神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為言之岳神必不相阻即復詣岳神迎奉生潛往伺之歷聞所託岳神果聽之即命出牒補署俄尔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甚整生因出賀觜神泣曰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後一轉便入天司矣今年渭水泛溢姪在當飄壞一道所損三五百家已令為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縑相酌湏臾觜神驅殿而去侍御亦發岳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欵如夢覺出訪僕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不復入關回止別墅其夏渭水泛溢漂損甚多唯崔生在獨

免莊前停一空船水涸之後船有絹五百疋明年果擢

第出錄

張偃

進士張偃者赴舉行及金天王廟前遇大雨于廟門避
雨至暮不止不及詣店遂入廟中門宿至四更聞金天
視事之聲呵喝甚厲須臾聞呼張偃來日午時行至某
為赤狸虎所食偃聞之甚憇候庭下靜遂出門下匍匐
而入自通名而拜金天汝生人何事而來遂具以前事
告金天金天曰召虎來須臾虎至金天曰與尔大獸食
而代偃虎曰寃家合食他物代之不可金天曰檢虎何
日死有吏表曰未時為某村王存射死金天曰命張偃
過所食時即行及行至前路果見人喧鬧問之乃曰某

村王存射殺赤狸虎果金天所言偃遂自市酒求鹿脯
親往廟謝之出錄

裴氏子

天彭郡裴氏子咸通中于果閭李孤林法媯其親表婦
女事發繫獄每日供其飲食悉是孤林法神為致之獄
吏因謂其神曰神既靈異何不為免此刑神曰受吾法
者只可全身遠害方便濟人既違戒誓豈但王法神亦
不容也今之殷勤以酬莫大之功竟笞殺之出錄

常騶

常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群公子舉進士一不第
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屈節于風塵哉遊岳陽岳陽
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驟舟行溺于洞

庭湖騶至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庙下欲焚其廟曰千金
估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尔廟為忽于
舟中寐夢一神人盛服來謁謂騶曰幽冥之途無枉殺
者明公先君昔為城守方聞謹正鬼神避之拆淫祠甚
多不當廢者有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
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
無以補于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倘求喪不獲即我之過
當令水工送尸湖上騶驚寤其事遂止因命渙舟施鉤
緡果獲弟之尸于岸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
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為人果敢如是吾所以懷畏
昔洞庭張樂是吾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
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

騶甚歎異以為非據曲終乃寤

出甘澤謠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十二

神二十二

楚州人

陷河神

謬宗儒

滑能

柳梅

劉山甫

余朱氏

李仲呂

新昌坊民

裴氏女

夏侯禎

徐煥

羅弘信

李峽

楚州人

近楚泗之間有人寄妻及奴婢數人于村落客遊數年
一日歸至村中長少相率携酒訪之延入共飲酒酣甚
樂村人唯吹笛為樂神曲殆欲徹曙忽前舞者為著神
下語云大王欲與主人相見合與主人論親情此子大
驚呵責曰神道無知我且無兒女與汝何親情神曰我

合聘得君妻可速粧梳少頃即來迎娶此子大怒村人各散以為舞者村人醉言無識少頃即天明忽聞門外馬嘶鳴此子大怪欲出而叱之乃見一胡神紫衣多髯身長丈餘首出牆頭喚曰娘子可發去也此子不知所以其妻于室中仆地而卒出原化記

陷河神

陷河神者雋州雋縣有張翁夫婦老而無子翁日往溪谷採薪以自給無何一日于岩竇間刃傷其指其血滂注滴在一石穴中以木葉室之而歸他日復至其所因抽木葉視之乃化為一小地翁取于掌中戲玩移時此物眷眷然似有所恋因截竹貯而懷之至家則啖以雜肉如是甚馴擾經時漸長一年後夜盜雞犬而食二年

後盜羊豕鄰家頗怪失其所畜翁嫗不言其後縣令失一厩馬尋其跡入翁之居扃而索之已吞在地腹矣令驚異因責翁畜此毒物翁伏罪欲殺之忽一夕雷電大震一縣並陷為巨湫渺渺無際唯張翁夫婦獨存其後人地俱失今改為陷河縣目地為張惡子尔後姚萇遊蜀至梓潼嶺上憇于路傍有布衣來謂萇曰君宜早還秦秦人將無主其康濟者在君乎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他日勿相忘萇還後果稱帝于長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弗獲遂立廟于所見之處今張相公廟是也僖宗幸蜀日其神自廟出十餘里俯伏迎駕白霧之中彷彿見其形因解佩劍賜之祝令效順指期賊平駕回廣贈珍玩人莫敢窺王鐸有詩刊石曰夜雨龍挑三尺匣春雲

鳳入九重城出王氏

睿宗儒

黔南軍校姓睿者不記其初名性梗直貧而樂所居鄰
宣父廟家每食新必先薦之如是累年咸通二年虜寇
侵境廉使閱兵擇將未獲睿忽夢一人冠服若王者謂
曰吾則仲尼也媿君每傾心于吾當助若仍更名宗儒
自此則富貴矣既覺喜而請行兼請易名是時人盡之
思聞宗儒請行遂遣之一戰而大破虜寇餘孽皆遁連
帥表上其功授朗州刺史秩滿詣京師累遷司農卿賜
賚甚厚數年卒于官

滑能

唐咸通中翰林待詔滑能基品最高有張生者年可四
十來請對局初饒一路滑生精思久之方下一子張隨
手應之或起行庭際候滑生更下又隨應之及黃寇犯
關僖皇幸蜀滑將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張曰不必適
前某非基客天帝命取公耳滑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
逝出此夢

柳晦

柳晦河東人少有文孝始以廕補咸通末官至拾遺因
上疏不納乃去官廬于終南山一日入城訪故友于宣
陽里忽遇一人求食晦與之此人但三嗅而已晦怪而
問之荅曰某陰府掌事者蒙君設食深愧于心君自此
三年當為相言訖不見晦未之信也及黃巢犯關求能
檄者或以薦晦巢乃馳騎迎之逼使為檄檄達行在僖

宗知悔所作乃曰悔自求退非朕棄遣何訕謗之甚邪
賊平議不赦巢命悔為中書舍人尋授偽相出補傳

劉山甫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父官于嶺外侍從北歸
泊舟于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天王祠因詣之見廟宇
摧頽香火不續山甫少有才思因題詩曰壞墻風雨幾
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却
由人是夜夢為天神所責云我非天王乃南岳神也主
張此地何為見侮俄而驚寤風浪暴起殆欲沉溺遂起
悔過令徹詩板然後方定出山甫自序

余朱氏

咸通中有姓余朱者家于巫峽每歲賈于荆益瞿塘之

壩有白馬神祠余朱常禱焉一日自蜀回復祀之忽聞
神語曰媿子頻年相祀吾將捨茲境故明言與君別耳
客驚問神安適耶曰吾當為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
薄德于三峽民遂此升擢然而天下將亂今天子亦非
久馭世也余朱復驚曰嗣君誰也唐德尚盛客請其諱
神曰固不可泄復懇求之乃云昨見天符但有雙日也
語竟不復言是歲懿皇升遐僖宗以晉王即位出南楚新聞

李仲呂

姑藏李仲呂咸通末調授汝之魯山令為政明練吏不
敢欺遇旱請禱群望皆不應仲呂乃潔齋自禱于縣二
十里魯山堯祠以所乘烏馬及騶人張幹為獻祭畢將
下山雲霧暴起及平澤而大雨僕馬皆暴殞於是仲呂

復設祭圖僕馬于東壁出續三水

新昌坊民

青龍寺西廊近北有繪釋氏部族曰毗沙門天王者精彩如動祈請輻輳有居新昌里者因時疫百骸綿弱不能勝衣醫巫莫能療一日自言欲從釋氏因肩置繪壁之下厚施主僧服食于寺廡逾旬夢一人如天王之狀持筋類練以食病者復促迫之咀嚼堅韌食丈許遂竟竟綿骨木強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驅逾月以力聞先是禁軍懸六鈞弓于門募能引其半者倍糧以賜至滿者又倍之民應募隨引而滿於是食厚祿以終身出唐史

裴氏子

唐黃巢之亂有朝士裴某挈妻子南趨漢中終發京都其室女暴亡兵難忽遽不暇藏瘞行及洛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詰之女云我為滄水神之子強暴誘我歸其家其父責怒以妾殺人遂笞之兼遜謝撫慰令人送我還而旦夕未有所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援茅為抱置于箱笥之中庶幾魂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于常爾後又言已有生處悲咽告緯而去出北夢瑣言

夏侯禎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祠當後平地左右圍數畝上拔三峯皆十餘丈森如太華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疾雨一夕而止遂有此山其神見形于樵蘇者曰吾商于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立祠于前山山名女靈吾持耒者也咸通末縣

主簿皇甫枚者因時祭與友人夏侯禎偕行祭畢與禎
縱觀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酌曰夏侯禎少年未
有匹偶今者仰覲靈姿願為廟中掃除之隸既舍爵而
歸其夕夏侯生恍惚不寐若為鬼物所中其僕來告枚
走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枚曰得非女靈乎禎頷
之枚命吏禱之曰夏侯禎不勝醜筭之餘至有慢言黷
于神聰今疾作矣豈降之罰耶抑果其請邪若降之罰
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乎違好生之德當專戮之辜帝
豈不降鑒而使神滋虐于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舍
貞靜之道播淫佚之風念張碩而動雲駢碩交甫而解
明珮若九閻一呼必貽幃箔不修之責矣况天下多美
丈夫何必是人神其聰之莫訖夏侯生康豫如故水出小

續

徐煥

弋陽郡東南有黑水河河濱有黑水將軍祠大和中薛
用弱自儀曹即出守此郡為政嚴而不殘一夕夢贊者
云黑水將軍至延之乃魁岸丈夫鬚目雄傑介金附鞬
既坐曰某頃溺于茲水自以秉仁義之心得展上訴于
帝帝曰尔陰仕方崇遂授此任即中可為立祠河上當
保佑斯民言訖而寤遂命建祠設祭水旱災沴禱之皆
應用弱有葛谿寶劍復夢求之遂以為贈仍剡神前柱
并匣寘之外設小扉加扃鑰焉乾符戊戌歲大理少卿
徐煥以決獄平允授弋陽郡秋七月出京時方霖霪道
塗泥濘歷嶠函度東周由許蔡略無霽日既渡長淮宿

于嘉鹿館則弋陽之西境也時方苦雨淒風從御多寒
色煥具酒祈之其夕乃霽煥由是加敬每春秋常祀必
躬親之明年冬十月賊黨數千人來攻郡城煥堅守城
不可拔乃引兵西入義陽時有無賴者以廟劔言于賊
裨將將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曉出縱掠氛霧四合莫
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執之令前導既越山霧開乃義
營張周寨也猝與賊遇盡殺之張周親擒其首解其劔
復歸諸廟至今時享不廢出續三水

羅弘信

中和年魏博帥羅弘信初為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圍之
事曾宿于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白鬚翁
巫有宗千者忽詣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為

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弘信
因令密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弘信為帥弘信狀貌豐
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而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臨
淮王出北夢瑣言

李峒

唐乾寧中劉昌美為夔州刺史屬夏潦峽漲湍險里俗
云濫灑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棹以候之李
士李峒挈家自蜀沿流將之江陵昌美以水勢正惡止
之峒忽遽而行俄而舟覆一家溺死焉唯乳媪一人隔
夜為駭浪推送江岸而蘇先是永安監竈戶陳小奴棹
空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回縫帽着窄白衫青袴
執鍬蒺藜問峒行程自云迎候及乳媪既蘇亦言于刺

史云李季士至一官署上事朱門白壁寮吏參賀又聞
云此行無乳嫗名遂出水出此夢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三

楊鑣 張璟 崔從事

王審知 張懷武 李玫

趙瑜 閔承湍妻 李水祠

鄭君雄 鍾離王祠 盤古祠

狄仁傑祠 葛氏婦 馬希聲

龐式

揚鑣

唐揚鑣相國收之子少年為江西從事秋祭大孤神鑣
悅神像之容偶以言戲之祭畢回舟而見空中雲霧有
一女子容質甚麗詣鑣呼為揚郎云家姊多幸蒙揚郎
採顧便希回梳以成禮也故來奉迎鑣驚怪乃曰前言

戲之耳神女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揚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立恐不利于君鑣不得已遂諾之希從容一月處理家事歸家理事訖倉猝而卒似有鬼神迎也補闕薛澤與鑣有姻嘗言此事甚詳近者故鄧州節度判官史在德子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太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二兒可乎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召之者踰月而卒

出北夢瑣言

張璟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至衡州大臯灘損船上岸寢于江廟為神所責璟以素業對之神為改容延坐從容云有巫立仁者罪合族廟神為理之于岳神無人作奏璟為草之既奏岳神許之廟神喜以白金

十餅

劉山甫與校書郎廖際親見璟說其事

出北夢瑣言

崔從事

福建從事崔某忘其名正直檢身幕府所重奉使湖湘復命在

唯崔倉惶中忽有人引路獲

免至中途復

途次延平津廟夢為廟神

賜藥三服之驚寤頓愈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敬尋為郎中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過水頭並不衝地

出北夢瑣言

王審知

福州海口黃碕岸橫石崦峭常為舟楫之患王審知為

福建觀察使思欲制置憚于後力乾寧中因夢金甲神
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覓言于賓寮因命判官劉山
甫往設祭祭未終海內靈怪俱見山甫憇于僧院憑高
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
雷乃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駟表以聞賜號甘棠港
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具
載其事出此夢

張懷武

南平王鍾傳鎮江西遣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九天使者
太坐廊廡間恍然若夢見壁画一人前揖太虛
曰嘗為軍將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令配
此廟起視壁画署曰五百靈官太虛歸以

語進士

二十年游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

有軍

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

者之裨

之長吏也頃甲辰年大飢聞豫章獨稔

即與一他將

其屬奔豫章既即路兩軍稍不相能

北至五昌曩隙大

名御

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携劍

上宿樓去梯謂其徒曰

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

直救性命耳柰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強者傷
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為去父母之國而死于道路耶凡
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為汝等死兩軍為
一無名御難矣遂自刎于是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遂
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一人逃去者許但懷其舊恩亦
不知靈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申明之豈天意將感發死

義之士故以聆嚮告人手

出稽錄

李玫

天祐初舒州有倉官李玫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為人言禍福多中淮南大將張顥專廢立之權威振中外玫時宿于瀟山司命貞君廟翌與道士崔緝然數人將入城不去廟數里忽止同行于道側自映大樹以窺之良久乃行緝然曰復見鬼邪曰向見一人桎梏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向廟而去是必為貞君考召也雖意氣尚在已不自免矣或問為誰久之方肯言曰張顥也聞者皆懼共祕之不旬日而聞顥誅李宗造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僧道于寺中既罷玫復謂緝然曰向座中有客為二吏固揖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則團練巡官陳降也不數日絳暴疾卒道士邵修默崔之弟子親見之

出稽錄

趙瑜

明經趙瑜魯人累舉不第困厄甚因游太山祈死于岳廟將出門忽有小吏自後至曰判官召隨之而去奄至一廳事簾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為祈死對曰瑜應鄉薦累舉不第退無歸耕之資湮厄貧病無復生意故祈死耳頃吏聞簾中檢閱簿書既而言曰君命至薄名第祿仕皆無分既此見告當有以奉濟今以一藥方授君君以此足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矣瑜拜謝而出終至門外空中飄大桐葉至瑜前視之乃書巴豆丸方于其上亦與世間之方正同瑜得之稱前長水令

賣藥于夷門市餌其藥者病無不愈獲利甚多道士李德陽親見其相葉已十餘年尚如新出神錄

閔承湍妻

李水祠

是時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

鄭君雄

鄭君雄為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見兵

內旗幟戈幕人物喧闐與軍行無異不敢

未曉密偵之大軍已去只三五人在後偵

神也數年州府不安移在峽內今遠近

視之有下營及大幕之跡一一可驗

鍾離王

遂州東岸唐村云昔有一人衣大袖戴古冠幘立于

村人曰我鍾離王也舊有廟在下流十餘里因水

今像泝流而止將至汝可于此為我立廟村人詣

江視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遂于所見處立廟號曰唐村

神至今禱祈皆驗或云初見時如道士狀

出異記

盤古祠

狄仁傑祠

葛氏婦

汝父矣今復逼其後信宿輒來每神將至婦則先伸欠
呵噓謂侍者曰彼已至矣即起入帷中侍者屬耳伺之
則聞私竊語笑遂巡方去率以為常其夫畏神竟不敢
與婦同宿久之婦卒

出玉堂閑話

馬希聲

湖南馬希聲嗣父位連年亢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岳
司天王廟及境內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諫之飲
酒至中夜而退聞堂前誼譟連召希振復入見希聲倒
立于階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親信舁上以帛蒙首
翌日發喪以弟希範嗣位先是大將周達自南岳回見
江上雲霧中擁執希聲而去祕不敢言夕有物如黑幕
突入中堂即時而卒

出北夢瑣言

龐式

唐長興三年進士龐式肄業于嵩陽觀之側臨水結庵
以居一日晨往村未返庵內唯薛生東郡人也少年
純朴師事于式晨興就澗水盥漱畢見庵之東南林內
有五人皆星冠霞帔或縫掖之衣衣各一色神彩俊拔
語音清亮目光射人香聞十餘步薛生驚異遍拜之問
薛曰尔何人生具以對又問尔能随吾去否薛辭以父
母年老期之異日又曰尔既不去吾當書尔之背誌之
遂令肉袒唯覓其背上如風之吹書畢却入林中並失

其處斯須龐式至具道且示之皆見朱書字一行字體
雜以篆籀唯兩字稍若宮躰貴人字餘皆不別薛生又
以手捫之數字爪破色鮮如血數日香尚不消後龐式
登第除樂鄉縣令為叛帥安從進所殺薛氏子尋歸滑
臺殂于家出玉堂閑話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四

神二十四

清泰主

僕射陂

李泳子

譙又俊

劉峭

袁州老父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馬正彞

劉宣

黃魯

張鋌

郭厚

尋陽縣吏

朱元吉

沽酒王氏

鮑回

劉皞

崔練師

清泰主

唐清泰主晉高祖之婦兄也明宗始為太原將帥二主
軍職未高因擊鞠入趙襄子廟俱見土偶避位而立甚
訝之潛亦自負及明宗功高常危懼二主曰趙襄子終

能致福邪爾後二主迭享大位出此夢

僕射陂

乙未歲契丹擾河朔晉師拒于澶淵天下騷然疲於戰
伐翰林李士王仁裕奉使馮翊路由於鄭過僕射陂見
州民及軍營婦女填咽於道路皆執錯彩小旗子插於
陂中不知其數詢其居人皆曰鄭人比家夢李衛公云
請各造旗幡置於陂中我見集得無數兵為中原剪除
戎寇所乏者旌旗耳是以家別獻此幡幟初未之信以
為妖言果旬月之間擊敗胡虜及使迴過其陂使僕者
下路訪于草際存者尚多出玉堂閑話

李泳子

蜀大理少卿李泳嘗歸郫城別墅過橋見一嬰兒以蕉

葉薦之泳憐其形相貌具收歸哺養為子六七年能書
善談笑父母鍾愛之過於親子至十二歲經史未見者
皆覽之如夙習人皆謂之神智嘗獨居一室中閱書父
母偶潛窺之見一人持簿書復有二童子接引呈過其
子便大書數行却授之去父母異之未日因侍立泳歎
曲謂之曰吾夜來竊有所覩汝得非判陰府事乎曰然
重問則唯拜不對泳曰陰府人間事意不同吾不欲苦
問汝宜善保子又拜却後六年一旦白父母兒只合與
少卿夫人為兒一十八年今則事畢未日申時却歸冥
司因泣下父之父母亦為之出涕泳問曰吾官至何谷
曰只在大理少卿果未日申時其子卒故泳有退閑之
志未久坐事遂罷出野人閑話

譙又俊

羅江縣道士譙又俊壯年忽夢太山府君追之賜以黃
教補為杖直晝歸陽間夜赴冥府如此二十餘年常說
人間有命未終為惡者追生魂管之其人在陽間必病
或貧乞是也往見親戚及里人被管者明旦往視之皆
驗然恒願得免忽於冥間遇道士不言姓名謂曰爾何
不致名香晝於陽間上告南辰北極必得免又俊依此
處告忽尔太山府君却追黃教自是遂免因入道攻易
年八十餘出野人閑話

劉峭

辛酉歲金水主簿劉峭因遊雲頂山觀山廟盛飾一堂
有土偶朱衣擬案峭訝之詰于山主昭訥昭訥曰余三
夕連夢見王語近辟一判官宜設堂宇塑朱衣一官而
祀之故有此作峭不之信明年秩滿還成都遇都官員
外孫逢吉言其事逢吉曰頃為安仲古彌留之際語長
幼雲頂山王已具書馬聘禮辟吾作判官言絕儼然端
坐長逝出微誠錄

袁州老父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謹厚為鄉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
有紫衣少年車僕甚盛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設食
甚至徧及從者老父侍食於前因思長吏朝使行縣當
有頓地此人哉意色甚疑少年竟之謂曰君疑我我不
能復為君隱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厭於祭
祀柰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從我求福我有力

不能致者或非其人不當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
長者故從君求食尔食訖辭讓而去遂不見神出稽錄

朱廷禹

江南內臣朱廷禹言其所親泛海遇風舟將覆者數矣
海師云此海神有所求也即取舟中所載棄之水中物
將尽有一黃衣婦人容色絕世乘舟而來四青衣卒刺
船皆朱髮豕牙貌甚可畏婦人徑上船聞有好髮髯可
以見與其人忙怖不復記但云物已尽矣婦人云在船
後挂壁篋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婦人取以食
四卒視其手鳥爪也持髯而去舟乃達廷禹又言其諸
親自江西如廣陵攜一十歲兒行至馬當泊登岸晚望
及還船失其兒徧尋之得於茂林中已如癡矣翌日乃

能言云為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長嘯有山禽數十
百隻應聲而至毛彩怪異人莫能識自爾東下時時吹
嘯衆必至至白沙不敢復入博訪醫巫治之久乃愈出稽錄神

僧德林

浙西僧德林少時遊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
地左右數十里不及居人問之對云頃時自舒之桐城
至此暴得痞疾不能去因卧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
無人烟唯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
至此下馬據胡牀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
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不見唯二卒在焉某即疆
起問之荅此茅將軍也常夜出獵虎今憂汝被虎傷故

使護汝欲更問之困而復卧及竟已日出不復見二卒
即起而行意甚輕健若無疾者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
所見之處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迴則村落皆
立茅將軍祠矣出稽錄

司馬正彞

司馬正彞者始為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遠而饑
渴甚意頗憂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數間獨一婦人迎客
為設飲食甚豐潔正彞謝之婦人云至都有好粉燕支
宜以為惠正彞諾至建業遇其所知往溧水因市粉燕
支遣之具告其處既至不復見店但一神女廟因置所
遣而去正彞後為溧水令相傳云往往有遇之者未知
其審出稽錄

劉宣

戊寅歲吳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卧於死人
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書至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
視之曰此漢非是引出十餘步置路左右而去明日賊
退宣乃得歸宣肥白如瓠初伏於地越人割其尻肉宣
不敢動後瘡愈肉不復生醫竟小偏十餘年乃卒出稽錄

黃魯

徐三誨為撫州錄事參軍其下幹力黃魯者即之俚人
年少頗白皙有父母在鄉中數月一告歸歸旬日復來
一旦歸月餘不至三誨遣吏至其家召之家人云父不
歸矣於是散尋之又月餘乃見在深山中黃衣屣履挾
彈而游與他少年數人皆衣服相類捕之不獲魯家富

乃多募人伏草間以伺之數日果擒之而諸少年皆走
既歸問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納我為婿
他無所言留數日復失去又於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
後一日竟去遂不復見尋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
臨川人採石之所蓋石之神也

出稽錄

張鋌

張鋌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稱後為彭澤令始至縣宅堂
後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烏鳶野禽群巢其上糞穢積
于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鋌大惡之使腥穢于神曰
所為土地之神當潔淨縣署以奉人居柰何使腥穢如
是邪爾三日中當盡逐衆禽不然吾將焚廟而伐樹矣
居二日有數大鶚奮擊而至尽壞群巢又一日大雨糞

穢皆淨自此宅清潔矣

出稽錄

郭厚

李宗為舒州刺史重造開元寺工徒始集將浚一廢井
工

寇犯闕天下亂僧輩利吾行資殺我投此井中今骸
骨在是為我白李公幸葬我無見棄也主者以告宗翌
日親至井上使發之果得骸骨即為具衣衾棺槨設祭
而葬之葬日伍伯復仆地鬼告曰為我謝李公幽魂處
此已三十年籍公之惠今九州社令已補我為土地之
神配食於此矣寺中至今祠之

出稽錄

尋陽縣吏

庚寅歲江西節度使徐知諫以錢百萬修廬山使者廟

尋陽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嘗入城召一畫工俱往畫
工負荷丹彩雜物從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腰帶
投地畫工以為醉取而隨之須臾復脫衣棄帽比至山
中殆至裸身近廟澗水中有一卒青衣白韋蔽膝吏至
乃執之畫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加誰能
得會竟擒之坐於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廟中告人
競往視之卒已不見其吏猶坐水中已死矣乃閱其出
給之籍則已乾沒過半進士謝岳親見之出稽神錄

朱元吉

烏江縣令朱元吉言某所之泛舟至採石遇風同行者
數舟皆沒某既溺不復見水道路如人間其人驅之東
行可在東岸山下有太府署門外堆壞船木如丘陵復
有人運諸溺者財物入庫中甚衆入門堂上有官人偏
召溺者閱籍審之至某獨曰此人不合來可令送出吏
即引去復至舟所舟中財物亦皆還之恍然不自知出
水已在西岸沙上矣卒船儼然亦無露濕出稽神錄

沽酒王氏

建康江寧縣廨之後有沽酒王氏以平直見稱癸卯歲
二月既夜店人將閉外戶忽朱紫數人僕馬甚盛奄至
戶前叱曰開門吾將暫憩於此店人奔告其主其主自
出迎則已入坐矣主人因設酒食甚備又攜諸從者客
甚謝焉頃之有僕夫執細繩可數百千丈又一人執檝
拽數百枚前白請布圍紫衣可之即出以拽釘地繫繩
其上圍坊曲人家使徧良久白事訖紫衣起至戶外從

者白此店亦在園中矣紫衣相謂曰主人相待甚厚免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爾何為不可即命移找出店於園外顧主人曰以此相報遂去倏忽不見顧視繩杙已亡矣俄而巡使歐陽進巡夜至店前呵問何故深夜開門又不滅燈燭何也主人具告所見進不信執之下獄將以妖言罪之居二日建康大火自朱雀橋西至鳳臺山居人殆盡此店四隣皆焚而王氏獨免出稽神錄

鮑回

鮑回者嘗入深山捕獵見一少年裸卧大樹下毛髮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殺我富貴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殺之無何回卒出稽神錄

劉皞

漢宗正卿劉皞忽夢一人手執文簿殆似冥吏意其知人命祿乃詰之仍希閱已將來窮達吏曰作齊王判官後為司徒宗正卿皞自以朝籍已高不應却為王府官職夢竟歷歷記之亦言於親友後銜命使吳越路由鄆州忽於公館染疾恍惚意其曾夢為齊王判官恐是泰山神天齊王也乃令親事就廟陳所夢炷香擲筭以質之一擲果應宗卿以家事未了更將明懇神祈候過海迴得以從命頻擲不允俄卒於郵亭出玉堂閑話

崔練師

晉州女道士崔練師忘其名莫知所修何道置輜車一乘傭而自給或立小小陰功人亦不覓一旦車於路輾殺一小兒其父母訴官追攝駕車之夫械之欲以其牛

車償死兒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鍊師處租來官司召
鍊師并繫之太守藥元福夜夢冥吏崔判官謂曰崔鍊
師我之姪女何罪而繫之夢竟召鍊師以夢中之言告
之鍊師對曰某雖姓崔莫知是何長行俄而死兒復活
周高祖聞而異之召崔鍊師入京仍擇道士往晉州紫
極宮修齋焉出玉堂閑話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五

神二十五

梨山廟

吳廷瑄

淫祠

餘光祠

鮑父廟

鮑君

張助

著餌石人

洛西古墓

豫章樹

狄仁傑檄

飛布山廟

畫琵琶

壁山神

梨山廟

建州梨山廟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廟回貶為建州刺史
後卒于臨川卒之夕建安人咸夢回乘白馬入梨山及
凶問至因立祠焉世傳靈應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名御
隙使其將吳某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劍甚利將行携

劍禱于梨山廟且曰某願以此劍手殺千人其夕夢神謂之曰人不當發惡願吾祐汝使汝不死于人之手既戰敗績左右皆潰散追兵將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劍自刎而死

出稽神錄

吳延瑄

廣陵豆倉官吳延瑄者其弟既冠將為求婦隣有媒媪素受吳氏之命一日有人詣門云張司空家使召隨之而去在正勝寺之東南宅甚雄壯媪云初不聞有張公在是其人云公沒于臨安之戰故少人知者久之其家陳設炳煥如王公家見一老姥云是縣君命坐頃之其女亦出姥乃謂媪曰聞媪為吳氏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媪曰吳氏小吏貧家豈當與貴人為婚邪女因自言

曰兒以母老無兄弟家業既大願託善人聞吳氏子孝謹可事豈求高門邪媪曰諾將問之歸以告延瑄異之未敢言數日忽有車輿數乘詣隣媪之室乃張氏女與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瑄之妻即席具酒食甚豐皆張氏所備也其女自議婚事瑄妻內思之此女雖極端麗然年可三十餘其小即年反少未必歡也其女即言曰夫妻皆係前定義如有合豈在老少邪瑄妻聳然不敢復言女即出紅白羅二匹曰以此為禮其他贈遺甚多至暮邀鄰媪俱歸其家留數宿謂媪曰吾家至富人所不知他日皆吳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厨其高至屋因開示之一厨實以金二厨實以又指地曰此中皆錢也即命掘之深尺餘即見錢充積又至外廳庭中繫朱鬣白馬

傍有一豕曰此皆礼物也廳之西復有廣厦百工製作畢備曰此亦造礼物也至夜就寢聞豕有聲女即驚呼諸婢曰此猪不宜在外是必為蛇所齧也媪曰蛇豈食猪者邪女曰此中常有之即相與秉燭視之果見大赤地自地出縈繞其豕復入地去救之得免明與媪語次忽召二青衣夾侍左右謂媪曰吾有故近出少選當還即與二青衣凌虛而去媪大驚其母曰吾女暫之天上會計但坐無苦也食頃乃見自外而入微有酒氣曰諸仙留飲吾以媒媪在此固得還媪歸益駭異而不敢言又旬餘復召媪云縣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因媪至遂送葬于楊子縣北徐氏村中畫室往會徐氏有女可十餘歲張女撫之曰此女有相當為淮北一武將之妻

善視之既葬復厚贈媪舉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事亦竟不成媪歸訪其故居但空舍數間問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傳云張氏之空宅竟不得其寔後十年廣陵亂吳氏之弟歸于建業亦竟無恙

出稽神錄

淫祠

餘光祠

漢靈帝初平三年起裸遊館盛夏避暑長夜飲夜晏醉迷于天曉內宦以巨燭投于殿下帝乃驚寤及董卓跋長安焚其館宇至魏咸熙中其投燭之所冥夜有光如星時人以為神光于此立室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明帝末稍稍除焉

出稽神錄

艮父廟

會稽石亭埭有大楓樹其中朽空每雨水輒滿有估客
携生鮓至此偶放一頭于朽樹中村民見之以為鮓非
樹中之物咸神之乃依樹起室宰牲祭祀未嘗虛日目
為鮓父廟有禱請及穢慢則福禍立至後佑客復至大
笑乃取鮓雕食之其神遂絕

出異苑

鮑君

昔汝南有人于田中設繩罝以捕麀而得者其主未覓
有行人見之因竊取麀去猶念取之不俟其主有鮑魚
乃以一頭置罝中而去本主來于罝中得鮑魚怪之以
為神不敢持歸于是村里因共為立屋建廟號為鮑君
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椽鍾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
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

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為說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
有於是乃息

出抱朴子

張助

南頓人張助者耕于白田有一李栽應在耕次助心惜
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濕土封其根置于空
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其後里中人見桑中
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
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一豚其目偶愈便殺豚祭之傳者
過差便言此李能令盲者得視遠近翕然互來請福其
下常車馬填溢酒食滂沱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
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之

出抱朴子

子朴

著餌石人

又汝陽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斤餌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餌暫置石人頭上及去忘取之後來者見石人頭上有餌求而問之或人調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雞豚後用牛羊為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前忘餌母聞之乃為人說無復往者

出抱朴子

洛西古墓

洛西有古墓穿壞多時水滿墓中多石灰汁主治瘡夏日行人有病瘡頓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得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澡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居人便于墓所創立廟舍而賣此水往買者又當祭廟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者轉多此水行盡於是賣者常夜竊運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者或持器遺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或言其無神官為禁止遂填塞之乃絕

出抱朴子

豫章樹

唐洪州有豫章樹後秦至今千年以上遠近崇敬或索女婦或索猪羊有胡超師云隱于白鶴山中得游冥府見猪羊婦女遮列訴此神枉見殺害超乃積薪將焚之人皆驚惧其樹上有鶴雀窠數十欲燒前三日鶴雀翔空中徘徊不下及四邊居宅櫛比皆是竹木恐火延燒

于時大風起吹焰直上傍無損害遂奏其地置觀焉
狄仁傑檄

飛布山廟

畫琵琶

泊船書生因上山閑走入林數十步上有一坡見僧房
開中有牀榻門外小廊數間傍有筆硯書生攻畫遂把
筆于房門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與真不異畫畢風靜
船發僧歸見畫處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臺山
聖琵琶當亦戲言而遂為村人傳說札施求福甚效書
生便到揚州入吳經年乃聞人說江西路僧室有聖琵
琶靈應非一書生誌之因還江西特令船人泊船此處
躬上訪之僧亦不在所畫琵琶依舊前幡花香燭書生
取水洗之畫僧亦未歸書生夜宿于船中至明早又復
至僧夜已歸見失琵琶以告鄰人相與悲嘆書生故問
其由僧言前驗今有人背著琵琶所以潛隱書生大笑
為與說其因及來拭却之由僧及村人方悟靈聖亦絕
耳出原記

壁山神

合州有壁山神鄉人祭必以太牢不尔致禍州里懼之
每歲烹宰不知紀極蜀僧善曉早為州縣官苦于調選
乃剝削為沙門堅持戒律雲水參礼行經此廟乃曰天
地郊社薦享有儀斯鬼有得僭于天地牛者稼穡之資
尔淫其祀無乃過乎乃命擊碎土偶數軀残至一偶而
僧亦為困稍蘇其氣方次擊之廟祝祈僧曰此一神從
來蔬食由是存之軍州驚愕申聞本道而僧端然無恙
斯以正理責之神亦不敢加禍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六

鬼一

韓重

公孫達

鮮于冀

盧充

談生

陳蕃

劉照

張漢直

范丹

費季

周式

陳阿登

韓重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孝于齊魯之間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閭門外三年重歸問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吊玉從墓側形見謂重曰昔尔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柰何玉左顧宛頸

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志欲從君終言孔多悲結
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宛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
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
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歔涕流不能自
勝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道思有尤憊不敢承命玉曰
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為鬼
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
與之飲宴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
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願即自愛若至
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
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
以鬼神趣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
白王王粧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尔何緣生玉跪而
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今名毀義絕自致
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賫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
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為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
之出而抱之正如烟然

出錄
異傳

公孫達

任城公孫達甘露中陳郡卒官將斂兒及郡吏數十人
臨喪達五歲兒忽作靈語音聲如父呵衆人止哭因呼
諸子以次教誡兒等悲哀不能自勝父慰勉之曰回時
之運猶有始終人修短殊誰不至此語千餘言皆合文
理諸兒又問曰人亡皆無所知唯大人聰明殊特有神
靈耶答曰鬼神之事非尔所知也因索紙筆作書辭義

滿紙投地遂絕

出列傳

鮮于翼

後漢建武二年西河鮮于翼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翼乃鬼見白日導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割匿翼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尚小節畝壟之人而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根鄙有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慙言謹因千里駟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翼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為差代以強幽中之訟

出水經

盧充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時冬至一日出宅西獵射麋中之麋倒而起充逐之不覓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麋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襪新衣曰府君以遺郎充着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近得書為君索小女為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即歔歔無復辭少府敕內盧郎已來便可使女粧嚴既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嚴竟崔語充君可詣中堂既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即共拜

成禮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敕內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牛又見來所著衣及

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有一人將襤衣與克相問曰
姻媛始尔別甚悵恨今故致衣一襲被褥副焉克上車
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見問其故克悉以狀對別後回
年三月克臨水戲忽水傍有犢車乍沉乍浮既而上岸
同坐皆見而克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
載女抱兒以還克又與金梳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
麗何猗猗華麗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美未及秀中夏
雁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
來儀克取兒梳及詩忽然不見克後乘車入市賣梳冀
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
崔氏女郎棺中梳大家即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
如婢言乃止車叙姓名語克曰昔我姨姊少府女未出

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梳置棺中可說得梳本末克以
事對此兒亦為悲咽賚還白母母即令詣克家迎兒還
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克貌兒梳俱驗姨母
曰我外生也即字温休温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
即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幹有名天下

出搜神記

談生

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書忽夜半有女子可年
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比來就生為夫婦乃言我與
人異勿以大照我也三年之後適可照為夫妻生一兒
已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後盜照視之其腰已上生肉
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婦竟遂去曰君負我我垂生矣何
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

君雖大義永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諧活者暫隨
我去可遺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器物不凡以一珠
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出後生持袍
詣市睢陽王家買之得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此
必發墓取之乃拷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女冢冢
完如故發視之果棺蓋下得衣裾呼視其兒正類王女
王乃信之即召談生厚賜衣物以為主壻表其兒以為
侍中

出列
異傳

陳蕃

陳蕃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甲家甲婦夜產蕃不知夜三
更有扣門者久許聞裡有人應云門裏有人不可前相
告又云從後門往俄聞往者返門外者問之見何兒名
何當幾歲返者云是男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
若為死荅曰為人作屋落地死蕃聞不信後十五年為
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見阿奴在否云助東家作屋墮
棟而亡

出南
明錄

劉照

劉照建安中為河間太守婦亡埋棺于府園中遭黃巾
賊照妻即走後太守至夜夢見一好婦人往就之後又
遺一雙鎖太守不能名婦曰此妻蕤鎖也以金縷相連
屈伸在人實珍物吾方當去故以相別慎勿告人後二
十日照遣兒迎喪守乃悟云云兒見鎖感慟不能自勝

出錄
異傳

張漢直

陳國張漢直至南陽從京兆延叔堅季左傳行後數年其妹為兄殤言曰我病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有三量不借掛屋後柱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牖下皆忘取之又買李幼牛一頭本契在書篋中往索悉如其言婦尚不信此妹新歸寧非其所及家人哀傷益以為審父母兄弟推結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相隨漢直顧見家人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良以為鬼也恍惚之間漢直乃前為父說其本末方知妖物所為

出搜神記

范丹

陳留外黃范丹字史雲少為尉從佐使檄謁督郵丹有志節自志為廝役小吏乃于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冠幘詐逢劫有神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為劫人所殺疾取我衣于陳留大澤中家取得衣幘丹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遊季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歿號曰貞節先生

出搜神記

費季

吳人費季客賈數年時道多劫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數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肯與吾否耳得釵仍以置戶楣上臨發忘取此釵故當在戶上也尔夕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覓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生歸還

出搜神記

周式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
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適留書寄君船中慎勿發之
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吏吏還
式猶視書吏怒曰既以相告何忽視之式叩頭流血良
久曰感鄉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後還家三年
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
皆怪之隣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已適出門便
見此吏告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又出門知復柰何
吾因不索汝連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逃矣後三日日
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
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見吏至而亡

出法苑珠林

陳阿登

漢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遂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燃火
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家女自伴
夜共彈箜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絀汝欲知我
姓姓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
坐因說昨所見母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于郭外尔出

集怪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七

鬼二

吳祥

周翁仲

田疇

文穎

王樊

秦巨伯

宗岱

鄭奇

鍾繇

夏侯禎

稽康

倪彥思

沈季

麋竺

王弼

陳仙

胡熙

魯肅

吳祥

漢諸暨縣吏吳祥者悼役委頓將投窟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綵衣甚美云我一身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耳祥也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至女家家甚貧陋為祥設食至一更竟聞一

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諾祥問是誰荅云向所道孤嫗也二人共寢至曉雞鳴祥去二情相恋女以紫巾贈祥祥以布手中報行至昨所遇處過溪其夜水暴溢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家耳

周翁仲

珠出法苑

汝南周翁仲初為太尉掾婦產男及為北海相吏周光能見鬼署為主簿使還致敬於本郡縣因告之曰事訖臘日可與小兒俱侍祠主簿事訖還翁仲問之對曰但見屠人弊衣蠡髻而踞神坐持刀割肉有衣冠青墨綬數人彷徨堂東西廂不進不知何故翁仲因持劍上堂謂嫗曰汝何故養此子嫗大怒曰君常言兒體貌聲氣喜孝似我老翁欲死作為狂語翁仲具告之祠祭如此

不具服子毋立截嫗泣涕言昔以年長無男不自安實以女易屠者之男裨錢一萬此子年已十八遣歸其家迎其女已嫁賣餅者妻後適西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

俗見風通

田疇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為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墟墓設雞酒之禮哭之音動林野翔鳥為之悽鳴走獸為之悲吟疇卧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生平之事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既進而拜疇泣不自止因相與進雞酒疇醉虞曰公孫瓚具求子甚急宜竄伏避害疇對曰君臣之道生則盡其義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泉骨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

乃古之貞高也深慎爾儀奄然不見而疇醉亦醒出王

文穎

漢南陽文穎字叔長建安中為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鼓三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然無以自溫聞君在此故來相依欲屈明日暫住須臾幸為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穎而皆沾濕穎心愴然即寤訪諸左右曰夢為虛耳何足怪穎乃還眠向晨復夢見謂穎曰我以窮苦告君柰何不相愍悼乎穎夢中問曰子為是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汪芒氏之神穎曰子棺今何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即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穎吞曰諾忽然便寤天明將發穎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大左右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之耶穎即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沒半水中穎謂左右曰向聞於人謂為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為移其棺醢之而去

王樊

燉煌實錄云王樊卒有盜開其冢見樊與人搏捕以酒賜盜者盜者惶怖飲之見有人牽銅馬出冢者夜有神人至城門自云我王樊之使今有發冢者以酒墨其脣訖旦至可以驗而擒之盜既入城城門者乃縛詰之如神所言出獨志

秦巨伯

琅邪秦巨伯年六十嘗夜行飲酒道經蓬山廟忽見其
兩孫迎之扶持百餘步便捽伯頭著地罵老奴汝某日
捶我我今當殺汝伯思惟某時信捶此孫伯乃佯死乃
置伯去伯歸家欲治兩孫孫驚惋叩頭言為子孫寧可
有此恐是魑魅乞更試之伯意悟數日乃詐醉行此廟
間復見兩孫來扶持伯伯乃急持動作不得達家乃是
兩人也伯著火炙之腹背俱焦折出著庭中夜皆亡去
伯恨不得之後月又佯酒醉夜行懷刀以去家不知也
極夜不還其孫恐又為此鬼所困仍俱往迎之伯乃刺
殺之出搜神記

宗岱

宗岱為青州刺史禁媼祀著無鬼論甚精無能屈者隣
州咸化之後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與之談甚久岱
理稍屈辭或未暢書生輒為申之次及無鬼論便苦難
岱岱理欲屈書生乃振衣而起曰我絕我筆血食二十
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未得相困耳今奴已叛牛已死今
日得相制矣言絕遂失書生明日而岱亡出雜語

鄭奇

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多死亡或
亡髮失精即從事掾宜祿鄭奇去亭六七里有美婦
人乞寄載初難之後許上車入亭至樓下吏卒白樓不
可止奇曰我不思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接宿未
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擊鼓會
諸廬吏共集詢之乃亭西北八里某氏婦新亡夜臨殮

火滅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竒發行數里腹痛到南
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接遂無敢復上者俗出風

鍾繇

鍾繇忽不復朝會意性有異於常寮友問其故云常有
婦人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後來止戶
外曰何以有見殺意元常曰無此懃懃呼入意亦有不
忍乃微傷之便出去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
至一大家棺中一婦人形體如生白練衫丹繡襖襠傷
一解以襖襠中綿拭血自此便絕出南明錄

夏侯玄

夏侯玄被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為設祭見玄來靈座脫
頭於邊悉斂果與酒肉之屬以納頭中畢還自安其頭
既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子元無嗣也尋有永嘉之役
軍還世宗殂而無子出異

稽康

稽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
視之乃吹火滅之曰耻與魑魅爭光嘗行去洛數十里
有亭名月華投此亭由來殺人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
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雅聲逸奏空中稱善中散撫
琴而呼之君是何人荅云身是古人幽沒於此聞君彈
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聽耳身不幸非理就終形體
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要當相見君勿怪惡
之曰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為操琴擊節曰夜已久何不
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乃手擎其頭曰聞君奏琴不

竟心開神悟悅若整生遂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
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乃彈廣陵散便從受之果悉
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
中散相與雖一遇於今夕可以遠同千載於此長絕不
勝悵然出靈志

倪彥思

吳時嘉興倪彥思居縣西埏里有鬼魅在其家與人語
飲食如人唯不見形彥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云今當
以語彥思治之無敢罵之者彥思有小妻魅從求之彥
思乃迎道士逐之酒餽既設鬼乃取廁中草糞布著其
上道士便盛擊鼓召請諸神魅乃取伏虎於神座上吹
作角声音有頃道士忽覓背上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

於是道士罷去彥思夜於被中竊與姬語共患此魅魅
即屋梁上謂彥思曰汝與婦道吾吾今當截汝屋梁即
隆隆有聲彥思懼梁斷取火照視魅即滅火截梁声愈
急彥思怖屋壞大小悉出遣更取火視梁如故魅大笑
問彥思復道吾否郎中典農聞之曰此正當是狸物耳
此魅即往謂典農汝取官若干斛穀藏著某處為吏汙
穢而敢論吾今當白於官將人取汝所盜穀典農大怖
而謝之自後無敢道三年後去不知所在出神記

沈季

吳興沈季吳天紀二年為豫章太守白日於廳上見一
人著黃中練衣自稱汝南平與許子將求改葬倏然不
見季求其喪不知所在遂招魂葬之豫章令說

麋竺

麋竺用陶朱公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室庫千間竺性能振生死家馬廐屋側有古冢中有伏尸竺夜尋其泣声忽見一婦人袒背而來云昔漢末為赤眉所發扣棺見剥今袒肉在地垂二百餘年就將軍求更深埋拜乞弊衣自掩竺即令為石擲具棺設祭既畢以青布裙衫置於冢上經一年行於路曲忽見前婦人葬所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問竺將非龍耶竺乃疑此異遂開其冢童云時見青蘆杖自然出入於門疑其神也不言竺為性多忌信厭術之士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童不言竺貨貨如丘山不可管計內以方諸為具及大珠為殯散滿於庭故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

日忽見有青衣童子數人來云麋竺家當有大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測愍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却此火當使君財物不盡自今已後亦宜自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不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得一皆是陽燧得旱爍自能燒物也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火上即滅童子又云多聚燕鳥之類以禳災燕能聚水巢上也家人乃收集鷓鴣數千頭養於池渠之中厭火也竺嘆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竺懼為身之患時三国交兵軍用萬倍乃輸其珍寶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綺繡氈蜀積如丘山駿馬千匹及蜀破後無復恨耳

王弼

出王子年拾遺

王弼注易輒笑鄭玄為儒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忽聞外閣有著屐聲須臾便進自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文句而妄譏詆老子也極有忿色言竟便退弼惡之後遇瘍而卒

陳仙

吳弼陳仙以商賈為事驅驢夜行忽過一空宅廣廈朱門都不見人仙牽驢入宿至夜聞有語聲小人無畏敢見行 突便有一人逕到仙前叱之曰汝敢輒入官舍時籠月曖昧見其面上顰深目無瞳子脣褰齒露手執黃絲仙即奔走投村具說事狀父老云舊有惡鬼明日看所見屋宅處並高墳深塚

出南
明錄

胡熙

吳左中郎廣陵相胡熙字元光女名中許嫁當出而歎有娠女亦不自覺熙父信嚴而有法乃遣熙妻丁氏殺之歎有鬼語腹中音聲嘖嘖曰何故殺我母我某月某日當出左右驚怪以白信信自往聽乃捨之及產兒遺地則不見形止聞兒聲在於左右及長大言語亦如人熙妻別為施帳時自言當見形使姥見熙妻視之在幃帷裏前後釘金釵好手臂善彈琴時問姥及母所嗜欲為得酒脯棗之屬以還母坐作衣兒來抱膝緣背數戲中不耐之意竊怒曰人家豈與鬼子相隨即於旁怒曰就母戲耳乃罵作鬼子今當從母指中入於母腹使母知之中指即直而痛漸漸上入臂胛若有貫刺之者須臾欲死熙妻乃設饌祝請之有頃而止

出南
明錄

魯肅

孫權病亟啓云有鬼著絹巾似是故將相呵叱初不顧
徑進入宮其夜權見魯肅來衣巾悉如其言出明録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八

陸機

趙伯倫

朱彥

桓回

周子長

荀懌

桓軌

朱子之

楊羨

王肇宗

張禹

弘公

吳士季

周子文

王恭伯

李經

謝邈之

彭虎子

司馬恬

阮德如

陳慶孫

甄冲

陸機

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入偃師時陰晦望道左若有民居
因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遠置易投壺與機言論妙得

玄微心伏其能無以酬抗既曉便去稅驂逆旅逆旅嫗
曰此東十數里無村落有山陽王家冢耳機往視之空
野霾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出異

趙伯倫

秣陵人趙伯倫曾往襄陽船人以猪為禱及祭但狔肩
而已爾夕倫等夢見一翁一姥鬢首蒼素皆著布衣手
持撓檝怒之明發輒觸沙衝石皆非人力所禁更施厚
饌即獲流通出異

朱彥

永嘉朱彥居永寧披荒立舍便聞絃管之聲及小兒啼
呼之音夜見一人身甚壮大吹殺其火彥素膽勇不以
為懼即不移居亦無後患出異

桓回

并州祭酒桓回以劉聰建元三年於途遇一父老問回
云有樂工成憑今何職我與其人舊為致清談得察
孝廉君若相見令知消息回問姓字曰我吳郡麻子軒
也言畢而失回見憑具宣其意憑歎曰昔有此人計去
世近五十年中即荀彥舒聞之為造祝文令憑設酒飯
祀於通衢之上出異

周子長

周子長居武昌五大浦東南頭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
中稽家家去五大數里合暮還五大未達先是東南忽
見四匝瓦屋當道門卒便捉子長頭子長曰我佛弟子
何故捉我吏曰若是佛弟子能經唄否子長先能誦四

大王及庶子經誦之三四過捉故不置便罵之曰武昌
癡鬼語汝我是佛弟子為汝誦經數偈故不令人捉者
便放不復見屋鬼故逐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亦不
得作聲而將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擒鬼膏云將汝
至寺中和尚前鬼亦擒子長曾相拖渡五丈塘西行後
鬼謂捉者曰放為西將牽我入寺中捉者曰已擒不放
子長復謂後者曰寺中正有禿筆乃未肯畏之後一鬼
小語曰汝近城東逢禿時面何以敗便共大笑子長比
達家已三更盡出靈志

荀懌

穎川荀懌以太元中亡恒形見還與婦魯國孔氏媿婉
綢繆遂有娠焉十月而產產悉是水別房作醬懌曰我
知喪家不當作醬而故為之今上官責我數豆粒致令
劬不復堪經少時而絕出異

桓軌

桓軌太原中為巴東太守留家江陵妻乳母姓陳見道
生隨軌之即墜瀨死道生形見云今獲在河伯左右蒙
假二十日得整還母哀至軌有一黑鳥以翅掩其口舌
上遂生一瘤從此便不得復哭出異

朱子之

東陽郡朱子之有一鬼恒來其家子之兒病心痛鬼語
之我為汝尋方云燒虎腎飲即差汝覓大戟與我我為
汝取也其家便持戟與鬼鬼持戟去須臾還放戟中庭
擲虎腎著地猶尚暖出齊諧

楊羨

孝武帝太元末吳縣楊羨有一物似猴人面有髮羨每食鬼恒奪之羨婦在機織羨提刀斫鬼鬼走向機婦形變為鬼羨因斫之見鬼跳出撫掌大笑鬼去羨始悟視婦成十餘段婦已妊娠六月腹內兒髮已生羨惋痛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肇宗

太原王肇宗病亡亡後形見與其母劉及妻韓共語就母索酒舉杯飲之曰好酒語妻曰與卿三年別耳及服終妻疾曰同穴之義古之所難幸者如存豈非至願遂不服藥而歿出述異記

張禹

永嘉中黃前將張禹曾行經大澤中天陰晦忽見一宅門大開禹遂前廳事有一婢出問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寄宿耳婢入報之尋出呼禹前見一女子年三十許坐帳中有侍婢二十餘人衣服皆燦麗問禹所欲禹曰自有飯唯須飲耳女教取鑪與之因燃火作湯雖聞沸聲探之尚冷女曰我亡人也塚墓之間無以相供慙愧而已因歔歔告禹曰我是任城孫家女父為中山太守出適頓丘李氏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歲亡後李氏幸我舊使婢承責者今我見每被捶楚不避頭面常痛極心髓欲殺此婢然亡人氣弱須有所憑託君助濟此事當厚報君禹曰雖念夫人言緣殺人事大不敢承命婦人曰何緣令君手刃唯欲因君為我語李氏家

說我告君事狀李氏念惜承貴必作禳除君當語之自言能為厭斷之法李氏聞此必令承貴莅事我因伺便殺之禹許諾及明而出遂語李氏具以其言告之李氏驚愕以語承貴大懼遂求救於禹既而禹見孫氏自外來侍婢二十餘人悉持刀刺承貴應手仆地而死未幾禹復經過澤中此人遣婢送五十匹雜絲以報禹

弘公

弘公者患瘡經年不差後獨在墅居痞作之際見有數小兒持公手足公因佯暝忽起捉得一小兒化成黃鵠餘者皆走仍縛以還家懸於窓將殺食之及曙失鵠所在而瘡遂愈于時有患瘡者但呼弘公即差

吳士季

嘉興令吳士季者曾患瘡乘船經武昌廟過遂遣人辭謝乞斷瘡鬼禱罷而去廟二十餘里寢際忽夢塘上有一騎追之意甚疾速見士季乃下與一吏共入船後縛一小兒將去既而瘡疾遂愈

出錄
異記

周子文

元帝末譙郡周子文小字阿鼠家在晉陵郡延陵縣少時獵射常入山獵伴侶相失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尺許捉弓箭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此人忽出喚曰阿鼠子文不竟應諾此人牽弓滿向子文便伏不能復動遂不見此人獵伴尋求子文都不能語與還家數日而卒

出廣古今
五行記

王恭伯

晉世王恭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善鼓琴為東宮舍人求假休吳到閭門郵亭望月鼓琴俄有一女子從一女謂恭伯曰妾平生愛琴願共撫之其姿質甚麗恭伯留之宿向曉而別以錦褥香囊為訣恭伯以玉簪贈行俄而天曉聞隣船有吳縣令劉惠基亡女灵前失錦褥及香囊斯須有官吏遍搜隣船至恭伯船獲之恭伯懼因還之言我亦贈其玉簪惠基令檢果於亡女頭上獲之惠基乃慟哭因待恭伯以子婿之禮其女名雅華年十六而卒

出邢子才山河列記

李經

桂陽人李經遇朱平帶戟逐馬行百餘步忽見一鬼長丈餘止之曰李經有命豈可殺之無為必傷汝手平乘醉直往經家鬼亦隨之平既見經方欲奮刃忽怵然不動如被執縛果傷左手指焉遂立庭間至暮乃醒而去鬼曰我先語汝云何不從言終而滅

出幽明錄

謝邈之

謝邈之為吳興郡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在部伍後至平望亭夜風雨前部伍頓住覽露船無所庇宿顧見塘下有人家灯火便往投之至有一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夜織簿別牀有小兒年十歲覽求寄宿此人欣然相許小兒啼泣勸飲此人喻止之不住啼遂至曉覽問何意曰是僕兒其母當嫁悲恻故啼耳將曉覽去顧視不見向屋唯有两塚草莽湛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謂覽曰此中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昨夜所見

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兒實欲改適故來辭墓因哽咽
至塚號咷不復嫁出錄

彭虎子

彭虎子少壯有膂力常謂無鬼神母死俗巫誑之云某
日殃煞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弱悉出逃隱
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門入至東西屋覓人不得
次入屋向廬室中虎子惶遽無計牀頭先有一甕便入
其中以板蓋頭覓母在板上有人問板下無人耶母云
無相率而去出錄

司馬恬

鄧艾廟在京口止有一草屋晉安北將軍司馬恬於病
中夢見一老翁曰我鄧公屋舍傾壞君為治之後訪之
乃知艾廟為立瓦屋隆安中有人與女子會於神座上
有一蛇來繞之數匝女家追尋見之以酒脯禱祠然後
得解出錄

阮德如

阮德如嘗於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白單衣
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氣定徐笑而謂之曰人言
鬼可憎果然鬼赧而退出錄

陳慶孫

穎川陳慶孫家後有神樹多就求福遂起廟名天神廟
慶孫有烏牛神于空中言我是天神樂鄉此牛若不與
我來月二十日當殺爾兒慶孫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
至日兒果死復言汝不與我至五月殺汝婦又不與至

時婦果死又來言汝不與我秋當殺汝又不與之秋遂不死鬼乃來謝曰君為人心正方受大福願莫道此事天地聞之我罪不細實見小鬼得作司命度事幹見君婦見終期為此欺君索食耳願深恕亮君錄籍年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祐助吾亦當奴僕相事遂聞稽顙聲

出處
明錄

甄冲

甄冲字叔讓中山人為雲社令行至惠懷縣忽有一人來通云杜郎須臾便至年少容貌美淨既坐寒溫云大人見使貪慕高援欲以妹與君婚故來宣此意甄愕然曰僕長大且已有家何緣此議杜郎復云僕妹年少且人色少雙必欲得佳對云何見拒甄曰僕老翁見有婦

豈容違越相與反覆教過甄殊無動意杜郎有恚色云大人當自來恐不得違爾既去便見兩岸上有人著幘捉馬鞭羅列相隨行從甚多杜公尋至鹵簿導從如方伯乘馬輿青幢赤絡覆車數乘女郎乘四望車錦步障數十張婢子八人夾車前衣服文彩所未嘗見便於甄傍邊岸上張幔屋舒簾席杜公下隱漆几坐白旃坐褥玉唾壺以玳瑁為手中籠捉白麈尾女郎却在車岸黃門白拂夾車立婢子在前杜公引佐吏令前坐當六十八人命作樂器悉如瑠璃杜公謂甄曰僕有陋女情所鍾愛以君體德令茂貪結親援因遣小兒已具宣此音甄曰僕既老悴已有室家兒子且大雖貪貴聘不敢聞命杜公復云僕女年始二十姿色淑令四德完備今在岸

上勿復為煩但當成禮耳甄拒之轉苦謂是邪魅便拔
刀橫膝上以死固之不復與語杜公大怒便令呼三班
兩虎來張口正赤號呼裂地徑跳上如此者數十相守
至天明無如之何便去留一牽車將從數十人欲以迎
甄甄便移至惠懷上縣中住所迎車及人至中門有一
人著單衣憤向之揖於此便住不得前甄停十餘日方
敢去故見二人著憤捉馬鞭隨至家至家少日而染病
遂亡出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九

鬼四

張子長

桓道愍

周臨賀

胡茂迴

阮瞻

臨湘令

顧氏

江州錄事

陳素

胡章

蘇韶

夏侯愷

劉他

王戎

王仲文

張子長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
北有張世之代為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廐
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非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
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月忽
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為夫妻寢息衣皆有漆如處

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聞入廡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塚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見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唯右脚有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為所發自爾之後遂死尚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

出法苑珠林

桓道愍

晉桓道愍譙人也隆安四年喪婦內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年夜始寢視屏風上見一人手驚起秉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粧飾具如生道愍了不畏懼遂引共卧言語往還陳叙存亡道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那

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極人神道殊各有司屬自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止恒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克脫今當受生為人故來與君別也道愍曰當生何處可得尋之否答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為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道愍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惚積日

出法苑珠林

周臨賀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都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草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為燃火作食向一更聞

外有一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
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
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塚塚口有馬尿及餘草周
甚驚惋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

出法苑珠林

胡茂迴

晉淮南胡茂迴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
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頃頃頃
有群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茂迴顧見二沙
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望伺
皆有怖惧頃頃沙門去後諸鬼還祠中茂迴於是精誠
奉佛

出法苑珠林

阮瞻

阮瞻素秉無鬼論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聊談
名理客甚有才意未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之仍
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變為異
形頃頃便滅阮嘿然意色大惡年餘病死

出法苑珠林

臨湘令

隆安初陳郡殷氏為臨湘令縣中一鬼長三丈餘跂上
屋猶垂脚至地殷入便來命每搖屏風動窓戶病轉
甚其弟觀亦見恒拔刀在側與言爭鬼語云勿為罵我
當打汝口破鬼忽隱形打口流血後遂喞噤成殘廢人

出法苑珠林

顧氏

吳中人姓顧往田舍晝行去舍十餘里但聞西北隱隱

因舉首見四五百人皆赤衣長二丈倏忽而至三重園
之顧氣奄奄不通輾轉不得旦至脯園不解口不得語
心呼北斗又食頃鬼相謂曰彼正心在神可捨去豁如
露除顧歸舍疲極卧其夕戶前一處火甚盛而不然鬼
紛紜相就或往或來呼顧護或入去其被或上頭而輕
於鴻毛開晨失出
明
錄

江州錄事

晉桓豹奴為江州時有甘錄事者家在臨川郡治下兒
年十三遇病死埋著家東群塚之間旬日忽聞東路有
打鼓倡樂聲可百許人徑到甘家問錄事在否故來相
詣賢子亦在此正聞人聲亦不見其形也乃出數甕酒
與之俄頃失去兩甕皆空始聞有鼓聲臨川太守謂是

人戲必來詣已既而寂爾不到聞甘說之大驚出
明
錄

陳素

晉升平元年却縣陳素家富娶婦十年無兒夫欲取妾
婦禱祠神明忽然有娠隣家小人婦亦同有因貨隣婦
云我生若男天願也若是女汝是男者當交易之便共
相許隣人生男此婦後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忻喜養
至十三當祠祀家有老婢素見鬼云見府君家先人來
至門便住但見一群小人來座所食噉此祭父甚疑怪
便迎見鬼人至祠時轉令看言語皆同素便入問婦婦
惧具說言此事還男本家喚女婦

胡章

却縣胡章與上虞管雙善好干戈雙死後章夢見之躍

刃戲其前竟甚不樂明日以符帖壁章欲近行已汎舟
理檝忽見双来攀留之云夫人相知情貫十載昨夜就
卿戲值眠吾即去何故以符相厭大丈夫不体天下之
理我畏符乎出山錄

蘇韶

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為南
中郎軍司而亡諸子迎喪還列襄城第九子節夜夢見
鹵簿行列甚肅見韶便呼節曰卿犯鹵簿罪應髡刑節
倪受剔驚竟摸頭即得斷髮明暮與人共寢夢見韶曰
卿髡頭未竟即復剔如前夕其日暮自備甚謹明燈火
設符劾復夢見韶髡之如前夕者伍節素美髮五夕而
晝間六七日不復夢見後節在車上晝日韶自外入乘

馬著黑介幘黃練单衣白襪幽履憑節車轅節謂其兄
弟曰中年在此兄弟皆愕視無所見問韶君何由来韶
曰吾欲改葬即求去曰吾當更来出門不見數日又来
兄弟遂與韶坐節曰若必改葬别自救兒韶曰吾將為
書節授筆韶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異為節作數字像
胡書也乃笑即喚節為書曰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
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吾
性愛好京洛每往来出入瞻視邛上樂於萬世之墓也
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
銘之於心矣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志十日便速改葬
在軍司墓次買數畝地便足矣節與韶語徒見其口動
亮氣高声終不為傍人所聞延韶入室設坐祀之不肯

坐又云無所饗謂韶曰中年平生好酒可少飲韶手執
盃飲盡曰佳酒也節視盃空既去盃酒乃如故前後三
十餘來兄弟狎詼節問所疑韶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
能悉知也顏淵卜商今見在為修文郎修文郎凡有八
人鬼之聖者今項梁成賢者吳季子節問死何如生韶
曰無異而死者虛生者實此其異也節曰死者何不歸
屍骸韶曰譬如斷卿一臂以投地就剝削之於卿有患
否死之去屍骸如此也節曰厚葬墳壠死者樂此否
韶曰無在也節曰若無在何故改葬韶曰今我成無所
在但欲迷生時意耳節曰兒尚小嫂少門戶坎軻君顧
念否韶曰我無復情耳節曰有壽命否韶曰各有節曰
節等壽命君知之否曰知語卿也節曰今年大疫病何

韶曰劉孔才為太山公欲反擅取人以為徒衆北帝知
孔才如此今已誅滅矣節曰前夢君剪髮君之鹵簿導
誰也韶曰濟南王也卿當死吾念護卿故以刑論節曰
能益生人否韶曰死者時自發意念生則吾所益卿也
若死自無情而生人祭祀以求福無益也節曰前夢見
君豈實相見否韶曰夫生者夢見亡者亡者見之也節
曰生時仇怨復能害之否韶曰鬼重殺不得自從節下
車韶大笑節短云似趙麟舒趙麟舒短小是韶婦兄弟
也韶欲去節留之閉門下鑊鑰韶為之少住韶去節見
門故閉韶已去矣韶與節別曰吾今見為修文郎守職
不得來也節執韶手軟弱捉覓之乃別自是遂絕出晉書

夏侯愷

夏侯愷字萬仁病亡愷家宗人見狗奴素見鬼見愷數
歸欲取馬及其弟阮公將去阮逃狗奴家解喻及冬得
止愷長子統向其家說爺夢人見縛與力大爭爾乃得
解語訖閤門忽有光明如晝見愷著平上幘單衣入坐
如生平坐西壁大床悲笑如生時声訖便切齒作声言
人易我門戶誣經藏人袒衫見縛賴我遣人救之得解
將數十人大者在外小者隨愷阮牽床離壁愷見語阮
何取牀又說家無主不成居阮答何不娶妻愷曰卿與
共居爾許年而作此語也諸鬼中當有一人達阮問誰
愷曰見輩意不足悅也呼見孫兒云少者氣弱勿令近
我又說大女有相勿輒嫁之愷門阮欲見亡女可呼之

阮曰女亡已久不願見也愷曰數欲見父而禁限未得
見又說我本未應死尚有九年官記室缺摠召十人不
識書不中皆得出我書中遂逼留補缺

劉他

出王隱
晉書

劉他在下口居忽有一鬼來住劉家初因鬪髮髻見形
如人著白布袴自尔後數日一來不復隱形便不去喜
偷食不以為患然是難之初不敢呵罵吉翼子者強梁
不信鬼至劉家謂主人卿家鬼何在喚來今為卿罵之
即聞屋梁作聲時亦有客共仰視便紛紜擲一物下正
著翼子面視之乃主人家婦女褻衣惡猶著焉眾共大
笑為樂吉大慙洗面而去有人語劉此鬼偷食乃實盡
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藥中之劉即於他家糞冶葛取二

升汁密齋還向夜令作糜著於几上以盆覆之後聞鬼
外來發盆取糜既訖擲破甌出去須臾聞在屋頭吐
怒非常便捧打窓戶劉先以防備與鬪亦不敢入戶至
四更中然後遂絕

出搜神記

王戎

安豐侯王戎嘗赴人家殯殮主人治棺未竟者悉在廳
事上安豐車中卧忽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大
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著幘赤衣手持一斧至
地下車徑入王車中迴几容之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
無隱情亦有身故來相從然當贈君一言凡人家殯殮
葬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青牛令髯奴
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穰之謂戎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
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戶鬼便持斧
行棺牆上有一親趣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
額即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亦
持斧而出

出搜神記

王仲文

王仲文為河南郡主簿居緱氏縣北得休應歸道經水
澤見後有一白狗仲文甚愛之欲便取忽變如人長六
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磋齒嚼舌甚可憎惡欲擊之或
却或欲上車仲文大怖便使奴打不能柰何因下車佐
奴共打之亦不禁並力盡不能復打於是捨走告人家
合十餘人持刀捉火共來視之便不知所在月餘日仲
文忽復見之與奴並走未到人家伏地俱死

出搜神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

鬼五

蔡謨

桃元起

閻勣

孫稚

索遜

馮述

任懷之

王明

王彪之

王凝之

姚牛

招恭

阮瑜之

劉澄

劉道錫

趙吉

司馬隆

蔡謨

蔡謨徵為光祿大夫在家忽聞東南啼哭声有若新死便見一少年女此人並籬啼泣不解所為恐是人家忿爭耳忽聞呼魂声便見此女從空中去上天意甚惡之少時疾患遂薨

出靈志

又

一說謨在廳事上坐忽聞隣左復魄声乃出庭前望正見新死之家有一老嫗上著黃羅丰袖下著縹裙飄然升天聞一喚声輒迴顧三喚三顧徘徊良久声既絕亦不復見問喪家云亡者衣服如此

出明錄

挑元起

河内挑元起居近山林舉家恒入野耕種唯有七歲女守屋而漸竟瘦父母問女女云常有一人長丈餘而四面面面皆有七孔自號高天大將軍來輒見吞送出下部如此數過云慎勿道我道我當長留腹中闔門駭惋遂避移

出靈志

問勦

吳興武唐閻勦凌晨聞外拍手自出看見二烏幘吏送將至渚云官使乘船送豆至乃令勦拙二吏緮挽至嘉興郡暫住逆旅及平望勦潜逃得滯十餘日外復有呼聲又見二吏云汝何敢委叛將至船猶多菽又令捉拙船二吏緮挽始前至嘉樂故塚謂勦曰我須過一處留汝在後慎勿復走若有飲食自當相喚須臾一吏呼勦上見高門瓦屋惟醮盈堂仍令勦行酒并賜炙啖天將曉二吏云而見去汝且停頃之但見高墳森木勦心迷亂其家尋覓經日乃得尋發大瘡而死

出靈志

孫稚

晉孫稚字法暉齊陵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亡祚後移居武昌至

三年四月八日沙門干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
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即跪問訊
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崇不自將護所至耳五
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七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
生時說其外祖父為太山府君見稚說母字曰汝是某
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荅伯父將來欲以代謫
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
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
勿憂也但勤精進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孝成當生國王
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孝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
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
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却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

悉皆如言家人秘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謫宜
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
勤為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
者次福若不能然徒費諉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
乃多祚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疾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
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
人為期日垂至而便住云

出法苑珠林

索遜

升平中徐州刺史索遜乘船往晉陵會閤發迴河行數
里有一人寄索載云我家在韓塚脚痛不能行寄居船
去四更時至韓塚此人便去遜二人牽船過一渡施力
殊不便罵此人曰我數里載汝來送去不與人牽船欲

與痛手此人便還與牽不覓用力而得渡人便徑入諸塚間遜疑非人使竊尋看此經塚間便不復見湏臾復出至一塚呼曰載公有出者應此人說我向載人船來不為共牽奴便欲打我今當往報之功整借甘羅來載公曰壞我甘羅不可得此人無所苦我試之耳遜聞此即還船湏臾岸上有物來赤如百斛篇長二丈許迺來向船遜便大呼奴載我船不與我牽不得痛手方便載公甘羅今欲擊我今日要當打壞奴甘羅忽然失却於是遂進神出搜

馮述

上黨馮述晉元熙中為相府將假歸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繩及杖來赴述策馬避馬不肯進四人各捉馬一

足倏然便到河上問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測既無舟楫何由得過君正欲見殺耳四人云不相殺當持君赴官遂復捉馬脚涉河而北述但聞波浪聲而不覓水垂至岸四人相謂曰此人不淨那得將去時述有弟服深恐鬼離之便當溺水死乃鞭馬作勢迺登岸述辭謝曰既蒙恩德何敢復煩勞神出搜

任懷仁

晉升平元年任懷仁年十三為臺書佐鄉里有王祖復為令史恒寵之懷仁已十五六意頗有意祖銜恨至嘉興殺懷仁以棺殯埋於徐祚家田頭祚後宿息田上忽見有塚至朝中暮三時食輒分以祭之呼云田頭鬼來就我食至瞑眠時亦云來伴我宿如此積時後夜忽見

形云我家明當除服作祭祭甚豐厚君明隨去祚云我是生人當相見鬼云我自隱君形祚便隨鬼去計行食頃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將祚上靈座食減合家號泣不能自勝謂其兒還見王祖來便曰此是殺我人猶畏之便走出祚即形露家中大驚具問祚因叙本末遂隨祚迎喪既去鬼便斷絕

出山錄

王明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死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日命招親好叙平生云天曹許以整婦言及將離語便流涕問訊鄉里備有情焉救兒曰吾去人間便已一周思觀桑梓命兒同觀鄉間行經鄧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為征東將軍沒而有靈百姓祠以祈福柰何焚之

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鎧十指垂掘豈其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驅馳殆斃桓溫為卒同在地獄此等並因劇理盡安能為人損益汝欲求多福者正當恭慎盡忠孝順無恚怒便善流無極又令可錄指爪甲死後可以贖罪又使高作戶限鬼來入人室內記人罪過越限撥脚則忘事矣

出山錄

王彪之

晉王彪之年少未官嘗獨坐齋中前有竹忽聞人歎声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歎殺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以去當日見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既明獨見一白狗恒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

及出千里外所見便肅然都盡過三年乃歸復還先齋
住忽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從吾故來慶汝汝自今已
後年踰八十位班台司皆如母言出明錄

王凝之

晉左軍琅邪王凝之夫人謝氏頃亡二男痛惜過甚銜
淚六年後忽見二兒俱還並著械慰其母曰可自割兒
並有罪適宜為作福於是得止哀而勤為求請出明錄

姚牛

涇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為鄉人所殺牛常賣衣物市刀
戟圖欲報讎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衆中吏捕得
官司深矜孝節為推遷其事會赦得免又為州郡論救
遂得無他令後出獵逐鹿入草中有古深井教處馬將

趣之忽見一翁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奴引弓
將射之翁曰此中有井恐君墮耳令曰汝為何人翁長
跪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因滅不見出明錄

招恭

招恭為桓石民參軍在丹徒所住廨林前一小陷穴詳
視是古墓指已朽壞桓食常先以鮭鮓投穴中如此經
年後眠始覓見一人在林前云吾終沒以來七百餘年
後嗣絕滅蒸嘗莫寄君恒食見投及感德無已依君籍
當應為寧州刺史後果如其言

阮瑜之

晉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興佛圖前少孤貧不立哭
泣無時忽見一鬼書博著前云父死歸玄冥何為久哭

泣却後三年中君家可得立僕當寄君家不使有損失
勿畏我為凶要為君作吉後鬼恒在家家須用者鬼與
之二三年用小差為鬼作食共談笑語議阮問姓荅云
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問君那得來鬼云僕受罪
已畢今整生鬼道權寄君家後四五年當去曰復何處
去荅云當生世間至期果別而去

出
明錄

劉澄

晉義熙五年彭城劉澄常見鬼及為左衛司馬與將軍
巢營解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語見一小鬼赭衣手把赤
幟團圓似芙蓉花數日巢大遭火

出
明錄

劉道錫

劉道錫與從弟康祖少不信有鬼從兄興伯少來見鬼

但辭論不能相屈嘗於京口長廣橋宅東云有殺鬼在
東籬上道錫笑便問其處牽興伯俱去捉大刀欲斫之
興伯在後喚云鬼擊汝道錫未及鬼處便聞如有大杖
聲道錫因倒地經宿乃醒一月日都差興伯復云廳事
東頭桑樹上有鬼形尚孺長必害人康祖不信問在樹
高下指處示之經十餘日是月晦夕道錫避閣中以戟
鬼所住便還人無知者明日興伯早來忽驚曰此鬼昨
夜那得人刺之殆死都不能復動死亦當不久康大笑

出
明錄

趙吉

鄴縣故尉趙吉常在田陌間昔日有一蹇人死埋在陌
邊後二十餘年有一遠方人過趙所門外遠方人行十

餘步忽作塞趙怪問其故遠人笑曰前有一塞鬼故効
以戲耳出錄

司馬隆

東魏徐志名還作本郡卒墓在東安靈山墓先為人所
發棺板已毀謝玄在彭城將有齊即司馬隆弟進及東
安王箱等共取壞棺分以作車少時三人悉見患更相
注連凶禍不已箱母靈語子孫云箱昔與司馬隆兄弟
取徐府君墓中棺為車隆等死亡喪破皆由此也出錄

